

在「黃花崗七十二烈士」中，福建籍烈士數僅次於廣東，共有19人（另說20多人）。而福建籍烈士林覺民絕筆《與妻書》：「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或又是男，則亦教其以父志為志，則我死後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字字血淚，百載以來，閱者無不痛徹心扉。

然而歷史跌宕，這位「為天下人謀永福」的時代先驅，絕筆書中念念不忘之妻、子其後的生活究竟如何？是否平順安康？百年來，一直備受世人牽掛。

香港文匯報記者此番輾轉尋訪，皆遇林家後人以「請允許我們有不說的權利」婉拒。心有不甘之餘，又多方走訪打探，且集合街坊鄰人所提供之消息，再翻查大量相關記載，勉力成文，以饗讀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鵬飛、李叢書、顧一丹、黃嫻、吳志濤



■林覺民之妻陳意映



■林覺民烈士遺像

孫輩不靠餘蔭度光陰
祖父為國捨命棄親情

予妻絕筆慟百年 後裔身世幾成謎



■林覺民、陳意映過繼女兒林暖蘇畫作《崗上黃花分外香》。資料圖片

據史所載，林覺民被捕的時候，其岳父陳元凱正在廣東候補知縣，得知消息，派人傳信給在福州的女兒陳意映，才使得林覺民的父母妻兒一家七口在官方公文到達之前得以避險。幾經周折，故居也賣給了後來的知名作家冰心的祖父謝婉瑩，而謝婉瑩（即冰心）幼年時期也曾經在這所房子裡住過。清廷覆滅，林覺民被民國追認為烈士，惜袁世凱復辟後，他的家人又重新淪落。福州辛亥革命紀念館負責人李厚威說：「袁世凱復辟年間，北洋軍閥年間，都沒有補助發給林家老小，林孝穎只靠積蓄度日，況且之前已變賣家產，積蓄肯定不多。」

絕筆信中兩至親相繼離世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書與汝永別矣！吾作此書時，尚為世中一人；汝看此書時，吾已成為陰間一鬼。吾作此書，淚珠和筆墨齊下，不能書竟，而欲擱筆……」這封慷慨多情、哀憫人寰的《與妻書》，是林覺民在黃花崗起義前，寫在一塊方

形手帕上的，一天在避禍居所，和《稟父書》一同被人悄悄塞進門縫裡的。

失去丈夫的陳意映，所承受的哀痛可想而知。為了安慰她，也為了保住她腹中的孩子，林家採取了過繼的辦法，把林覺民哥哥的一個女兒過繼給陳意映，起名叫林暖蘇。幾個月後，《與妻書》中所提及的「腹中之物」——林仲新降生人間。

然而，由於陳意映一直不能走出失去丈夫的悲痛，再加上生活異常艱難，1913年，陳意映在孤獨和抑鬱中去世，留下了七歲的依新和兩歲的小兒子仲新。1915年，9歲的依新也不幸夭折。這與《與妻書》中提到的兩個家人都相繼告別了人世。

遺腹子曾任國共兩黨官員

遺腹子林仲新由祖父一人帶大。民國政府成立後，林仲新受到政府許多關照，在福州念完小學、中學，後來又到上海念光華大學，生活支出與學費全由民國政府承擔。前些年，福州市檔案館在歷史資料中發現了國民政府給林覺民後人發放撫恤金的憑據，這多少讓人因為英雄血脈得到厚恤而感到些許安慰。

大學畢業後，林仲新來到南京，一度跟隨父親的舊交林森做事，擔任過幾個不大重要的局的基層幹部。他隨中國歷史的變化不斷遷移居住地，到過重慶，後又回到南京。解放後再重返福建，或因「教養好、人好、非常非常低調」（李厚威語）等因素的神奇合力，1949年後還能擔任共產黨的幹部，1957年至1968年一直擔任漳州糧食局副局長，這是他的最後一任官職。林家在文革時期也沒有遭受太大衝擊。1983年，林仲新溘然辭世。

過繼女93歲猶誦通篇絕筆

在林覺民的第二代後裔中，陳意映的過繼女兒林暖蘇活到2001年。曾歷任福州畫院畫師、福建省美協會員、福建省文學館館員、省市協畫室畫師。更先後師承名家劉海粟、謝公展，擅長寫意花卉，尤其擅於畫菊。早年曾揮毫而就一副紀念黃花崗烈士的作品：「崗上黃花分外香」，構圖簡潔，縱逸奔放，充滿生機。

友人回憶道，在林暖蘇93歲去世那年，雖然記憶力已嚴重衰退，可歎的是仍能完整地吟誦出通篇《與妻書》。

子孫閉門謝客 徒留坊間猜測

林仲新娶過兩任太太，第一位在抗日戰爭時期去世，有個大兒子林天立，在北京航材材料研究所工作；第二位叫劉文業，曾在香港就學，畢業於福州某高校，是解放前福建省著名民族工業先進「電光製」的後人，有兩個女兒林蘭和林婷。

李厚威曾見過林蘭一面，表示：「眉眼氣質，和照片上的林覺民像得不能再像。」林婷一家現在則和媽媽一起居住在漳州，過着平靜、美滿、祥和的生活。

「請允許我們有不說的權利」

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都異常低調，表示「不靠先人的英名過日子」，「請允許我們有不說的權利，只作為普通人平凡地生活」，「要了解林覺民，直接來故居參觀好了」。

2011年5月17日，一篇署名林璋的《林覺民後人：我的百年辛亥祭》的文章，引起各方猜測。作者在文中自言與林覺民當年仿若年紀（24歲），卻又稱林覺民為

先祖，讀其玉樹臨風錚錚鐵骨，大書「林氏有此大木，辛亥永柱長天」。除此之外，卻無多一分祭文以外的個人信息可考。此外，由於林家的閉口不言和刻意迴避，坊間對其後人的議論甚囂塵上，稱台灣文化大學某教授為林覺民之子者有之，稱原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主任、全國政協委員林毅夫為林覺民後人者亦有之。



■林覺民故居 資料圖片

東瀛遺孫 日日盼返國祭祖

今年79歲的陳世干，是囊攬攻打廣州督署、在激戰中中彈犧牲的黃花崗烈士陳文襄之孫。1993年退休前，他是廣州流花小學的教師，這個到1979年才失而復得的教師身份，如今能讓他每月領到5000元的退休金，足夠自己和曾在紡織工廠做工的妻子生活餘裕。

他告訴記者，祖父陳文襄犧牲時，父親陳繼先才7歲。年輕的奶奶因難抑喪夫之痛，不久便改嫁他鄉，剩下5個兒子，交由叔伯撫養。所幸，民國時優待烈士遺孤，5兄弟起居飲食都有着落，他們一路從中山大學附屬幼兒園免費讀至黃埔軍校。

闊別70載 大洋彼岸有親人

「我父親是黃埔軍校四期學員，和周恩來、林彪是同屆學友。現在你去看看黃埔軍校校友錄，翻到300多頁就能看到「陳繼先」這個名字。」說到這裡，陳世干

的自豪之情溢於言表。2003年，陳世干收到一封美國來信。寫信人自稱叫陳念國，是陳文襄和在日本的夫人所生女兒陳繼英的兒子，生於1934年12月31日，曾在美國海軍部服役。陳念國寫信給廣州民政局，希望能到廣東拜祭黃花崗烈士，並通過遺屬會聯繫上了陳世干。

「我父親是祖父陳文襄和鄉下夫人生的兒子，叫陳繼先。他在日本所生的女兒叫陳繼英，還有我和陳念國這兩位後人，名字都有繼承先烈遺志、懷念國家的意思。」陳世干告訴記者，從那之後，陳念國每年新春都會從日本寄來卡片，並一直期望着能回到祖國和未曾謀面的親人相見。

「他在美國海軍部服役，是美籍華人。第一次來信就問我貴庚，知道我年長一歲後，便叫我哥哥。」陳世乾笑呵呵地向記者描述着這個大洋彼岸散近80載的親人。

然而，去年新年陳念國的賀年卡沒有如期而至，陳世干也不知道該怎麼聯繫他，「心中非常掛念，也不知道他出什麼事了……」陳世干言語之間，流露出無限關切。

「第一烈士」兒媳 堅持拜祭感動紅衛兵



■烈士黃鶴鳴的孫子在門口等候記者採訪。本報記者 李叢書攝

60歲的黃保是黃花崗72烈士中犧牲第一人黃鶴鳴的孫子，已故的父親黃增輝曾擔任同盟會遺屬會理事，是建會元老之一。黃保是廣東南海籍人士，現長居廣州。父親去世後，黃保與90歲的母親一起承擔着遺屬會對外宣傳的工作。

「烈三代」看淡身份

這個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的烈士第三代，早已對烈士後人的身份淡然。他告訴記者，百年前那場以血喚醒民眾的義舉，在他而言早已渺如煙塵，並直言從未感覺過祖父的烈士身份對家族有什麼實質意義。

接受採訪時，他對記者說：「烈士後代也沒什麼特別，社會該如何發展，我們自然跟隨。」

「烈二代」久懷激情

但黃保的母親今年雖屆90高齡，卻依然身體康健，精神矍鑠。對烈士家公黃鶴鳴的事跡，更是記憶清晰，了然於胸。

她拉着記者的手說，自從她嫁到黃家以後，對家公黃鶴鳴的拜祭60年來就不曾中斷。

「我還記得『文革』的時候，黃花崗被紅衛兵和『紅小鬼』層層把守，大字報和標語貼得到處

■擺放在黃保家的黃鶴鳴烈士遺像。本報記者 李叢書攝



■烈士黃鶴鳴90歲的兒媳向記者講述當年拜祭家公的點點滴滴。本報記者李叢書攝

都是，整個圈子面目全非。有親戚朋友叫我們（和丈夫黃增輝）不要去，擔心會受到不必要的牽連。可是我們還是堅持去，到了大門口，有個年紀不大的紅衛兵很威風地喝住我們，叫我們走遠點。可是我沒有照做，我只是走上前問她：『你有沒有親人？如果你的親人孤零零地躺在裡面，你會不會去看他？現在我的爸爸就躺在裡面，我來看看他有什麼錯？』那個女孩子也許是被打動了，一言不發地給我們讓了道。」

老太太說：「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我還叫阿保（黃保）在3月29日帶我去。那天在場的媒體很多，大家都衝上來『卡喇卡喇』地拍攝我這個年紀最大的老人，但我並不覺得緊張，只要他們不阻礙我拜祭這件必須要做的事情，愛怎麼拍就怎麼拍吧。」